

毛泽东把各大军区司令员进行对调

4



【美】傅高义 著 冯克利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傅高义先生是一位美国人，却有着“中国先生”的称号，在这本他倾注了十年心力完成的著作中，对邓小平跌宕起伏的一生以及中国惊险崎岖的改革开放之路进行了全景式描述。全书人物、事件众多，既有对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人相互关系的细致解读，又有对三中全会、权力过渡、中美建交、政改试水、经济特区、一国两制、九二“南巡”等重大事件和决策的深入分析。《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也罕见地对本书作了推介。

【上期回顾】

邓小平回京后，担任负责外交的副总理。与此同时，毛泽东启用了王洪文，欣赏他大胆泼辣的领导作风。

人物传记

1973年8月24日至28日召开了中共“十大”。虽然毛泽东出席主持了大会，却是他自1949年以来第一次因病加重没有亲自讲话的党的代表大会。毛在大会闭幕时无法起身，要等到代表们离开大会堂之后他才离去，以免让人看出他的行动已是多么不便。他仍保留着决定大方向和重要人事任免的权力，但是由于他的病情，代表们不可能不想到接班问题。按照惯例在大会之后立刻召开的宣布人事任免的一中全会，也因健康不济，毛泽东宣布缺席。从此后，毛不再参加任何中央全会。

时年38岁的王洪文在中共“十大”上平步青云，向国内外的政治领袖们表明了毛泽东已选定他作为接替自己的中共首脑的主要候选人。王洪文的重要地位在两个月前他被任命为选举筹备委员会主任时业已凸显，因为新的中央委员都要由这个机构提名。他还被委派准备新党章，在大会上作有关新党章的报告，这曾是邓小平在1956年中共“八大”上负责的工作。在十一届一中全会上，王洪文又被任命为党的副主席，排名仅在毛、周之后。

邓小平在中共“十大”上的角色无法与王洪文相比。他重新当选中央委员，但并没有扮演领导角色。“十大”的目的是为了在林彪死后组成新的领导班子和清除林彪余党，因此与正常的党代会相比开得非常匆忙。与为期24天的“九大”相比，“十大”的会期只有5天，王洪文和周恩来在会上作了两个重要报告，时间加在一起也不到一小时，大大短于中共党代会上通常的报告。大会集中在三个议题上：批判林彪、林彪倒台后的清查运动和1973年的经济计划。

“十大”最重要的变化也许是很多老干部重新回到中央委员会，在邓小平于1973年底掌握了更大权力

时，他们将为其提供重要的支持。他们取代了很多在林彪主导的“九大”上提拔进来的军队干部。在新的中央委员会191名委员中，有40人是“文革”期间受过批判又重新工作的老干部。经毛泽东同意回来工作的人中有副总理谭震林，他在淮海战役期间是邓小平领导下的总前委的指挥员之一，曾在1967年2月毅然站出来批评“文革”；这些人中还有王震和邓小平。邓小平过去仅被允许陪同会见外宾，但从7月中旬他开始参与会谈。

毛泽东决定提拔王洪文这个既年轻又无经验的造反派头头，老干部们很生气。8月21日“十大”前夕的最后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老干部们斗胆提出了反对任命王洪文的意见。许世友将军表达了不太敢说话的老干部们的心声，他说，有周恩来一个副主席就够了。受到压力后他又改口说，可以再加上康生和叶帅。不过毛泽东最后还是坚持己见，任命了王洪文。

虽然让周恩来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起草报告的却是江青的两个支持者张春桥和姚文元，“九大”的重要文件也是由他们起草的。因此，大会文件虽然批判林彪，但基本肯定了林彪掌权时的“九大”所取得的“左”倾成果。事实上，“十大”之后的政治局成员仍然受到激进派的控制。“十大”后的21名新政治局委员中有4个激进派——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和姚文元；他们虽然不是一个一起工作的小团体，但有着相似的观点，后来变成了臭名昭著的“四人帮”。

邓小平有了新的职务，但并没有为他指派具体工作。毛泽东已开始考虑让邓小平和王洪文一起工作。他派他们一起出去视察，使他们能够更好地相互了解。

基辛格在1973年2月第一次见

到毛泽东时发现，毛对美国以损害中国的利益为代价同苏联合作很不高兴。同年11月基辛格再次来到北京时，毛泽东不但对美苏合作有意见，而且不满于周恩来跟美国打交道时太软弱。他在夏天时严厉批评美国“踩在中国的肩膀上”，想利用中国跟苏联达成协定。毛泽东怀疑，美苏两国达成的协定将使苏联腾出手来把武器瞄准中国，而美国对此不会作任何反应。

毛泽东指责周恩来和外交部太迁就美国，使美国得以利用中国去改善与苏联的关系。他对美国在减少与台湾的交往、跟中国恢复邦交上无所作为也很生气。尼克松曾经许下诺言要在1976年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但是不管做何解释，美国现在都是在利用中国去改善与苏联的关系。

基辛格11月访华后，毛泽东为了与美国打交道，转而依靠邓小平这个在对抗苏联时十分坚定的人。毛泽东有理由希望邓小平和自己站在一起。邓小平在40年代的整风运动中就站在毛泽东的一边。自从1931年邓小平被批为“毛派头子”后，他就一直紧跟毛泽东，并在50年代得到了毛的重用。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邓小平成为政治局正式委员和军委委员。周恩来为动手术在1974年6月1日住院后，邓小平开始主持接待外宾。

林彪死后，毛泽东需要有人来加强中央对军队的领导。毛泽东先是依靠在军队中德高望重、从不树敌的叶剑英元帅，他比林彪大10岁，没有权力野心。但是在1973年底，毛泽东开始依靠手腕更强硬的邓小平去处理美中关系时，他也转而利用邓小平帮助他加强对军队的控制。

据说，在中共“十大”后不久，毛泽东为了考验王洪文和邓小平，曾经问过他们，自己死后会发生什么

情况。王洪文说，主席的革命路线将会继续。邓小平深知各大军区司令员的权力，他说，可能“天下大乱，军阀混战”。毛泽东认为邓小平的回答更好，同年底各大军区司令员就进行了大规模的对调。

毛泽东在中共“十大”后不久获悉，刚当上党的副主席的军队领导人李德生在林彪还在世时给他写过效忠信。毛泽东担心其他大军区司令员也可能与林彪的关系过于密切，于是决定对他们进行调换，他们在调动时不能带走自己的人马。同时，毛泽东决定把跟林彪没有密切关系的军区领导人调到北京。

军区司令员大换班后不久，毛泽东宣布他请来了一位军师——邓小平。他要让邓小平担任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军委委员。任命邓小平后，并没有明确叶帅和邓小平两人谁排名在前。但两人相互尊重，在与军区司令员开展工作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

周恩来从1974年初已经开始和邓小平密切合作处理外交问题。当时周恩来已住进医院，但名义上仍保留着职务，在他的亲自指导下，邓小平成了事实上的代总理。邓能回来工作是得益于毛泽东而不是周恩来，但是在1974和1975年，他和周恩来再次紧密合作，就像之前在法国、在上海的地下工作，以及在“文革”之前的北京那样。

邓小平知道毛泽东也要求他与江青共事，他努力做到这一点。但是随着周恩来的身体日渐虚弱，江青开始担心毛泽东想把更多的工作交给邓小平，于是把批判的矛头转向了他。江青的感觉没错，邓小平在党内的地位正在上升。毛泽东日益信任邓小平的最突出的标志，是他选定了邓小平作为第一位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的中国领导人。

手欠的唐朝文人随时随地涂鸦

1

热点关注



森林鹿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如果有一天，您一睁眼发现自己穿越到了唐朝——不要惊慌，来，拿起这本《唐朝穿越指南》：先过了语言关，学几句中古汉语和唐朝国骂；再混进官府食堂开开小灶，品茶喝酒。记住，像穿越小说中那样大大咧咧走在街上，随手拿出纹银几两是会悲剧的，户口簿暂住证是一个也不能少的。如果您是女士，这本指南能使您掌握长安最潮时尚衣饰，及唐朝婚后斗小三秘笈。如果您有心混入政界，本书也提供唐朝公务员薪资以供参考。

总之，穿越无限好，乐活在唐朝。

当您穿越到唐朝以后，面临的第一大困难是什么呢？

肚子饿？不认路？恐怕不是吧，唐朝的民风还是很厚道的，找人问个路讨点儿饭吃并不太困难。但问题是，你听得懂人家在说什么吗？

您要是不信，我们就试试。

穿越落地，您发现自己在一个黑森森的四合院里。天上一轮明月，照着院中的假山、花木、三面回廊。南边的照壁前，有一个面貌干瘪、满脸愁容的老头子，正在仰面诵读照壁上的题诗：

“枪真看林光，泥这地涨香。嘎兜麟仙林，得兜思过夯。唉，太巴荒……”

这一声叹息真是绕梁三日，幽幽不绝……哎，您怎么蚊香眼了？听不懂这老儿在说啥？噢，怎么可能呢，他读的可是中国人最熟悉、最亲切，三岁小孩子都能朗朗上口，幼童早教第一首的那首唐诗啊！咱走近看看，墙上那一笔龙飞凤舞的行书墨字，写的竟然是：

“床前看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山月，低头思故乡。”①

给您擦擦眼泪，没事没事，唐朝人的语音是比较较爹啦，您听不懂也情有可原……您问这老儿说的“太巴荒”是啥意思？呃，他是在叫“太白兄”……

说起来，您觉不觉得这位老人家的长相、穿戴、姿态很眼熟呢？看他这抱膝踞坐，四十五度角仰望天的愁苦姿态，您的眼前不由得闪出了他肩扛卡宾枪、脚踏自行车、踩滑板、骑扫帚、打篮球、扛水桶、玩电脑、弹吉他的种种英姿……哎哟喂！这不就是最近在网大红大紫，忙得不可开交的圣诗杜甫嘛！

穿越见到一个历史名人不容易啊！赶紧上去勾搭吧！怎么勾搭呢？当然是口诵人家的作品，上去表白

积攒了一千多年的仰慕之情啦。

什么？您说一时想不起来杜甫有啥名作？

提点一下吧，“两个黄鹂鸣翠柳”您总会背吧？——等等，您先别往上冲，就算会背，您这一口纯正二十一世普通话，人家老杜也听不懂，没准儿把您当成哪里来的蛮夷呢！本公司提供语音翻译的特别服务，不过要收费的哦……可以先提供一首诗的翻译试用服务，比如这首“两个黄鹂鸣翠柳”，您听好了，上去以后要对子美同志这么念：

“两嘎黄列忙翠柳，一行岔落党蹭膝。香含瑟冷岑秋雪，门爸东挪么里扔。”

看看，杜诗圣果然老脸大悦地起身相迎了吧。下面要说啥呢？——您嫌翻译服务太贵，不乐意买？也成，那您可以装成过来留学的日本新罗学生，只学了“哑巴汉语”，拿来纸笔跟诗圣笔谈吧。

您说您只会写简体字，怕杜甫看不懂？这完全不用担心，要知道我们现在应用的简体汉字，绝大部分并不是生造的，而是从古代的行书草书中选出来的，您哪怕把字写得潦草一点儿呢，只要上下文通顺，语境清楚明白，老杜同学猜也能猜出这些字是啥。

您需要担心的反而是语法语义问题……比如说这用词吧，最明显的就是对各类名物的称呼不同。假设您给诗圣写个“我爸爸喜欢你”，老杜大概会满头雾水。“喜”“欢”两个字连用，他勉强可以猜出啥意思，“您”字虽然是金元才出现的尊称，但是和“你”字长得这么像，他应该也可以猜对字义，但是“爸爸”……在唐朝绝大多数人不会这么称呼父亲，当时人一般是叫“阿爷”“耶耶”甚至“哥哥”，“爸”这个字虽然已经出现，但只局限于山坳海沿子的

方言才用，于是老杜看这六个字看了半天，最后怒而掀桌——你这是考量老子的生僻字词汇量呢！

以此类推，形容词、副词、介词、代词……各个词类的古今语义都有不同。再说个词在使用频率最高的汉字——“的”。您给诗圣写一句“我喜欢你的诗”，老杜盯着五个字琢磨，“我”“喜”“你”“靶子”“诗”啥意思啊？这小子到底是从哪个爪哇国偷渡来我大唐的？

因为“的”在唐朝只有“射箭靶子”的意思，想想成语“一箭中的”，“的”是一个纯粹的名词，而不是现代汉语里的助词。您在唐朝说话，如果习惯性地想用“的”，大部分情况下可以直接省了，把前面的形容词、代词什么的跟后面的名词硬捏在一起，“我喜欢你的诗”写成“我爱君诗”，老杜就能看明白，笑眯眯了。

话又说回来，客人您不觉得奇怪吗，这到底是什么地方，为什么院子里墙上到处是题诗？白天进来猛一看，以为进了啥论坛呢，这一篇篇长长短短的帖子哟……

念头刚转到这里，大概是刚才您跟诗圣的一番折腾，动静不小，院门“吱呀”一声开了，三个男人举着灯笼走进来，先客气地跟杜工部打个招呼，再把灯笼往您脸上照一照，为首的就开腔了：“敢问足下尊姓大名？驿驛何在？”

没错，您正在一座驿站里面。进来的为首这位，是“驿将”或者“驿长”，就是这个驿站的负责人。他正管您住店证明呢。

住驿站还要证明信吗？那当然！驿站在古代一直是官方，甚至军方机构专门用来接待公务人员的，可不是谁有两个钱都能住进去。唐朝明文规定，只有军务紧急报告、在京诸司须用、诸州急速大事须汇报、国事活动时各州的奉表祝贺、诸道租

庸调附送驿券、在外科举人员进京应考、政府要员过往迎送、政府官员因公去世家口还乡照顾等十三种情况下，才能够动用或住宿驿站。

您摸摸身上的口袋，一片纸都没有，显然您进驿站属于非法入侵……没办法，跟诗圣依依惜别，赶紧走吧。

您又问了，公家招待所不让住，我们去哪儿过夜？三更半夜的，难道要露宿不成？这个您别担心，我们不是在荒野野岭，而是在天下最繁忙的两京（长安和洛阳）驿道上。这条康庄大道，行人众多，几乎每座官府驿站旁边，都有几家私人经营的“逆旅”“客舍”，只要有钱，半夜去砸门，人家也欢迎。

等进了那些私人旅馆您会发现，跟驿站的情形差不多，私旅的院墙上、屋壁上，也到处都题着诗。那些手欠的唐朝文人，就见不得有一块干干净净的空白地方，会作诗的写诗，会写文章的刷文章，实在啥都不会，大笔一挥也要写个“某年月某乡某官某人到此一游”……在两京驿路上，或者天下任何比较繁华、惨遭大群文化人路过的地方，不光是客店被涂鸦了，连寺庙、酒馆、旗亭、城墙、山石……凡是能提笔写字的，大都难逃一劫。

想想也能理解，当时的文人没网络、没论坛、没QQ、没博客，连活字印刷术都没发明，雕版出个书也费死劲了，有啥作品也只好用这种方式来传播。毕竟，与泡青楼教妓女诵诗唱词相比，乱写乱画的成本要低很多嘛……

注释：

①李白名作《静夜思》，在宋元书籍里均为此版本，明清时才逐渐改为国人更熟悉的“床前明月光……举头望明月……”版本。